

滿朝文武

云

竟

著

MAN CHAO WENWU A SHI LANG WU [第一卷]

愛上我



珠海出版社

小白兔忽然变成三个臭名远扬的大奸人，下堂臣
我如何能让满朝文武爱上我？

【第一卷】

滿朝文武愛上我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朝文武爱上我/云霓著. —珠海:珠海出版社,
2008.2

ISBN 978-7-80689-872-7

I. 满... II. 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9233 号

满朝文武爱上我(一)

作 者:云 霓

责任编辑:潘杜鹃

装帧设计:天下工作室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 址: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电 话:0756-2639346 邮政编码:519001

邮 购:0756-2639344 2639345 2639346

网 址:www.zhcbbs.net

E - mail:zhcbbs@zhcbbs.net

印 刷: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29 字数:35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689-872-7

定 价:50.00 元(全两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二十二章 手段	142	第三十二章 陷入	200
第二十三章 死杀	149	第三十三章 原非	205
第二十四章 擦肩	153	第三十四章 夜探	213
第二十五章 获救	158	第三十五章 消息	218
第二十六章 新生	164	第三十六章 情愫	223
第二十七章 颜府	168	第三十七章 宴会	230
第二十八章 策划	174	第三十八章 人非	236
第二十九章 戏班	179	第三十九章 飞天	241
第三十章 轰动	188	第四十章 选择	247
第三十一章 蓝虎	194		

我舒了口气，“那就多拿些过来。”

小少年这次反应挺快，应了一声，赶紧跑了出去。

我拎起男狐狸的衣角，手上没怎么使劲，就把纯棉的面料撕开，这个身体还真是力大无穷，有武功就是好，不免有些得意，在古代混嘛，不强点怎么行。

我把撕下来的衣服折叠成方块，按在男狐狸伤口上面，抬眼看他，眉宇飞扬，妖艳的嘴唇有些苍白，还是面不改色心不跳，于是又使劲按了一下，成功地看见他的眼角有一点点抽搐。

还是笑得像只妖精，细长的手指握上我的手腕，他说：“为什么救我？因为蓝玉？”

蓝玉？说的是那个小少年？

我抬头，算是默认了吧！

男狐狸眼角漾着笑，不容我眼睛移开，“为了他什么？”

我反问他：“你说呢？”

男狐狸慵懒地靠在床头，床头的流苏，细碎地挡住了他的眼睛，“他还是个孩子……”

我嗯了一声，确实。

“我比他好。”

我还没反应，门口“当啷”一声，铜盆落地。好好一盆水，没用就浪费了。

蓝玉匆匆跑进来，幼嫩的嗓音还没完全变调，“是我自愿的。”

男狐狸笑笑：“傻瓜，你牙都没长全，凌掌门怎么会喜欢你。”

我终于了解到，我的前身有多变



男狐狸笑一声，“还没长上，过两天再折也不迟。”

什么叫过两天再折？

我大眼瞪小眼。

男狐狸笑笑好像在说平常事。

蓝玉“扑通”跪下，哭哭啼啼：“掌门，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我不反抗了，求你放过林师兄。”

就是说，这是我干的？

我愣了一下，赶紧又开始找，下手去脱男狐狸的鞋子。

白色的裤子紧紧地塞在白袜套里面，修长的小腿轻轻支在床上，屋子里静得可怕，拽下袜子，直到露出一截雪白的脚腕……

还好，我轻舒一口气，脚没事。

抬起头看见蓝玉死盯着我的手看，一脸不置信，小白脸有可疑的红晕。顺着他的目光我低头看了自己手两次，才意识到，我在摸一个男人的腿。

男狐狸已经被我脱得只剩下一条长裤，亏他还笑得那么淡然。

生在现代，在海边看见只穿一条游泳裤的男人太多了，现在被蓝玉诧异地一看，石头人也会不好意思。

折腾半天弄得满身大汗，脑袋一片混乱，不知道我穿越前那个主儿，还造了什么孽没被我发现，走到桌子旁，倒了一杯水，大口喝下去，想冷静一下，喝了一杯又续上，低头，从茶杯里看见了自己的模样。

还是我那张脸，只不过比我要白，要嫩，没有了双下巴，黑眼圈，肥脸蛋。我经过了无数次减肥失败，居然穿越过来什么都解决了。人瘦了，眼睛也显得很大，睫毛长长的，笔挺的鼻梁，没有熬夜学习，看书，上网，整个人看起来水灵灵的。

可是就这么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丫头，居然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掌门？都说古人早熟，也不至于差这么多。

我在屋子里来回踱步，现在怎么办？要是被人当前主给置办了，那可是千古奇冤。



让我断骨重续，你就不怕我把你当凌雪痕给杀了？”

我的心跳得挺厉害，强咬了下嘴唇，我说：“怕，怎么不怕。”譬如你要杀一个跟你有深仇大恨的人，忽然间那个人对你说，别杀我，我不是你恨的那个，我是刚穿过来的，你会相信吗？我有什么办法。

我小心翼翼地看着男狐狸：“我说我不是以前的那个凌雪痕你信不信？”

男狐狸笑笑：“信。”他的目光仿佛忽然回到了远方，脸上都是那种狂妄、高傲、意气风发的模样。

我忽然觉得，眼前这个人是不能得罪的，说不定哪天他变一个身份，要吓死你。现在他正好虎落平阳，如果我对他好一点，会不会靠上大树好乘凉？

“凌雪痕向来谨慎，绝对不会去喝别人屋里的水。人就是再变，平日里一些习惯也不会变，你行动做事跟她就是判若两人。”

这话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和女魔头没有什么可比性。

大概小姑娘也觉得男狐狸的话甚是有道理，忍不住从墙根出来，走进屋子。蓝玉也终于找到了木板。

我拿起一尺来长厚重的木板看了看，准备拿剑把它们砍成一段段的，四处看了看，没有找到兵器。

小姑娘上前，咬咬嘴唇没说话，从我手里接过木板，腰间抽出一把小刀。

我就看见寒光一闪，木板已经成一段段的，薄厚也正合适，然后小姑娘直接把刀子放回腰间，跑到墙边站好。有这么厉害的武功，居然还会那么怕凌雪痕。

我把木板夹在男狐狸手腕两侧，弄半天，总算忙乎完了。

男狐狸也太不可爱了，也不知道主动问我一些问题。我只好又讪讪开口：“她为什么抓你，还把你弄成这样？”我指的她是我的前身凌雪痕，不巧的是我在现代的名字居然也叫凌雪痕，名字一样，长得也一样，这世上还真有巧事。

男狐狸的头发垂下来，丝丝缕缕垂在胸前，优美的红唇，微微一笑。弄了半天，还没给他找件衣服穿，我的脸顿时火烧一样，赶紧起身打开衣柜随便拿了件长衫，眼睛一扫看见衣柜角落扔着一件雪白的染血盔甲。

我关上衣柜，蓝玉跟着贼一样防着我，从我手里接过衣服，还抖抖，生怕我藏了什么要命的东西，然后给男狐狸穿上，过程中用他那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打量我，忽然说：“你不会是练功走火入魔，散功了吧！”话里还隐含着半句，所以才像我们投诚，怕我们报复。

帮男狐狸穿衣服，还腾出一只手，指缝里晶晶亮，攥着一蓬小细针。

小屁孩就是小屁孩，自以为是，还不好沟通。不过看着他一手的针，我真的害怕，凌雪痕这身子到底还记得多少武功我也不得知，万一躲不过这些



针,我不是要被扎成刺猬。

蓝玉下定决心是想试探我,看他脸上似万一失败必死的决心都有,他渐渐抬起手……

我的手伸向旁边的桌子,希望能举起来挡一下子。

我们都蓄势待发。

关键时刻男狐狸叫了一声:“蓝玉……”

小屁孩一脸的不甘心,还想说什么,看看男狐狸本来雪白的脸憋得通红。

男狐狸说:“她武功都还在,只不过现在真的是不知道怎么用了。”

我诧异,伸出食指和中指,学着电视里大侠们的样子,在空中比划一下,手指向处什么反应都没有。

男狐狸说:“我刚才查看过你的身体,气息流畅,内力充沛,比平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小屁孩忽然想到什么,愤恨地看着我:“你是想让林师兄教你武功故意演戏给我们看的吧!”

这小孩绝对有被害妄想症。

小屁孩接着说:“你本门武功练到了最高层,现在没办法再进一步,所以盯上林师兄,想骗他武功,自己好尽快当上暗卫。”

我说:“刚一说话就漏洞百出,你说我练本门武功已经练到了最高层,那我干什么还要觊觎你林师兄的武功。”

小屁孩鄙夷地看着我:“你又想要什么花样?是你抓了林大哥藏在这里,让我们管他叫师兄,帮你遮掩,可惜今天官兵看到了林大哥……看你怎么跟官府解释。”

我不会是抓了朝廷重臣吧!可是那些官兵明明对男狐狸动武……

现在的情形不是一般的复杂,想理清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弄出个头绪的,我不由得有些泄气,拖过一张椅子,坐下,揉揉太阳穴,我说:“实话实说了吧,我真的不是以前的那个凌雪痕,她以前做了什么我统统不知道,我一睁开眼睛就到了这里。”

小屁孩这次真的惊讶了:“这不可能。”

我无奈地笑一声,“我也觉得不可能,可是事实如此,本来我还像平常一样去上班,路上救了一个小男孩儿,然后就来了这里。”

小屁孩诧异地指着我说:“你怎么可能会救人?”

我有点怒:“我说了我不是那个凌雪痕。”在现代我要是说我是坏人,会杀人,没有人会相信。现在变成了,我说我是好人,没有人相信。

男狐狸说:“她没必要撒谎。”



我说：“这药还给谁喝过？”

小屁孩鄙夷地看着我：“你还想给谁喝？”本来不想理我，过了一会儿，又继续说：“就我和林师兄，那药喝了会浑身没力气，就……就跟着火了一样！”长长的睫毛翕动着，颧骨上留下两片阴影。

什么叫跟着火了一样？我再去看小屁孩，他也是一副懵懂无知的样子！

男狐狸忽然轻笑一声，狐狸眼一眯，几分暧昧入骨。

浑身着火，该不会是……春药？

这个凌雪痕居然残害祖国花朵，看小屁孩那模样，分明连自己为什么喝了药会那样都不明白，还……还……

我咽了一口吐沫：“我……不，那个凌雪痕，还干了什么？”不会已经被“我”那个了吧！

小屁孩好像想起了什么，厌恶地把头转向一边。

估计不是一时半会儿能问出什么的，不禁泄气，瞥见桌子上官府的密信，唉，差点把这事忘了。

凌雪痕这丫头精力够旺盛的，二十多岁不仅当上了掌门，还……我心虚地看了眼小屁孩，他正看窗外，尖尖的下巴，清寡而纯净，喉结上下滑动，领口还露出一片雪白的脖颈。男狐狸靠在床头，闭着眼睛，大概是在调息内力！当他静谧的时候，那几分慑人心神的蛊惑一点也不曾消减，呃，我想哪去了。

我要说的是，凌雪痕怎么还跟官府扯上了关系。

好奇之下，刮开了漆封，从里面取出一张宣纸，还散发着墨香，上面只有四个字：如你所愿。

这几个字写得真好看，苍劲有力，还流露几分霸气。可惜，就四个字，不清不清楚的，什么线索也没有。

我求助地看向那两个人，小屁孩被我看一眼，然后往我手看上去，撇一下嘴说：“平时朝廷的密本都是你自己看完烧掉……”言下之意，他也知道不多。

我挑下眉：“朝廷也管江湖中的事？”

小屁孩说：“本来是不管的，江湖中人素来和朝廷分得清楚，上一次武林大会，朝廷来人想招一些江湖中人替朝廷办事，各门派都百般推托，只有一个人站出来投靠朝廷……”

我有不好的预感，脱口而出：“谁？”

小屁孩鄙视地看我一眼，“你！”

我忽然有想死的冲动。

小屁孩说：“你丢尽了江湖中人的脸，以后见到江湖中人还是躲开点好。”



我现在,虽然武功还在,可我根本不会使,更别说什么招式和技巧了,要是武林中人找我清理门户,来一个中等身手的,我就要玩完。

我愁着脸:“总之这事要从长计议,凌雪痕房间在哪?我去找找还有什么线索。”

小屁孩摆着臭脸:“我领你去。”走到我面前,还是跟我保持一定距离。手藏在袖子里,十足的戒心。





我尴尬地笑笑，跟在小屁孩身后，几个转弯到了一处幽雅的小院，遇见不少门派里的人，都躬身叫我“掌门”，在我面前一丝不苟。

这么大一个门派，起码要有百人以上规模吧，也不知道都靠什么做经济来源。

走一路，我发现一些事，以对我的态度能区分出两派，其中穿得稍微好的弟子，对我只有畏惧、厌恶的情绪好像要少一些。

那些修剪植物的工匠，或者是扫地端茶的下人，都对小屁孩自然流露出一些亲切和尊敬，对我则是充满了仇恨。我要是对谁多看两眼，谁就会身体应急反应，警戒地绷起，但是眼神仍旧无畏。有一些还被限制行动，走起路来，脚下的铁链“哗啦，哗啦”地响。

周围装饰摆设越来越多，估计目的地快要到了，走过月牙小门，就听从墙根有挣扎地声音，我顺势望过去，一个大汉手腕被固定一面铁墙上，腰上还栓了一条粗粗的锁链，粗眉虎目，满脸胡须，看见我，立即大声嘶吼，“凌雪痕你这个……”种种能想像出来骂女人的，他几乎骂全了。

他又看见我身边的小屁孩，挣扎得更甚，撞在铁上“铮铮”直响，手腕处鲜血直流，面目扭曲，“凌雪痕你又要干什么？”

我正不知道怎么说话，大汉就又骂喊：“凌雪痕你这个禽兽，少爷才十

六岁,你就……”

小屁孩,白玉的脸红得像柿子,摆摆手忙说:“虎叔,不是你想的那样,我……”

大汉愣了半晌,厉声道:“你妥协了?要把蓝家的秘籍给她?”

小屁孩的表情顿时变得无比刚毅,一字字清晰地说:“我没给,无论怎样我都不会给的。”忽然间像长大了很多一样,成了一个倔强的少年。

大汉朗声一笑:“好好!”然后又开始大骂,因为小屁孩几句有种的话,得意极了。

我忍不住打消他的气焰:“有什么好得意的,人才是最重要的,那些身外之物在意它干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谁也不知道下一秒发生什么事,就像我前一秒还想着发工资以后买一部数码相机,后一秒人生忽然就换了位置。

“因为一个什么家族的荣耀,就去送命,太不值得了。人都死了,一个覆灭的家族还能被人记住多少年?”

大汉被我说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小屁孩也有些惊讶地看着我。

古人很重视气节,我这么说话,是不是有点惊天地泣鬼神?果然,大汉很不屑地看了我一眼,甚至还厌恶地吐了一口。

有句话一点都没错,现代人觉得正确的,到了古代就是惊世骇俗,大逆不道。

小屁孩继续带着我走,大汉的声音渐渐远去,凶狠的目光一定还盯着我,这么想想,便如芒刺在背。

小屁孩在一间红墙碧瓦的主屋前停住,伸手推开门,站着不动,脸上的表情复杂不定。

我咳嗽一声,低头看见他薄薄的布鞋有几处已经磨得破损,衣服也是旧而单薄,我说:“跟我进去吧!我有话想跟你说。”

小屁孩想了想,没动弹。

我尽可能用温和的眼神去取得他半分信任:“好多事我都希望能解决,那些被锁的仆人,还有你虎叔……”

我有十足信心抓到了小屁孩的命门,那些仆人对他的亲热的样子,大汉还喊他少爷,大概是我鸠占鹊巢,于是不等他有所回答,就抬脚走进屋去,然后满意地听到身后跟随而来的脚步声。

凌雪痕的房间布置得很简洁,一张书桌上放着两支烛台。大床,流苏,随便几个摆设,看起来不像是崇尚奢华的人,可是她当掌门,又向朝廷献媚,用种种手段夺得的这一切,不为享受,到底是为什么?

我转过身,坐在凳子上,直说:“你还是不相信我?”



小屁孩欲言又止，低头皱着眉毛。

天已经渐渐暗下来，忽然觉得很难过，每当一天天这样消失，心中总会有无力回天的感觉，我说：“原来我有一个室友，她的性格很特别，总是不懂得站在别人立场上替别人着想。我一直小心翼翼和她相处，别人总劝我换一个室友算了，没必要忍受她。后来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晚上我去加班，回来的时候发现，她在我的床边帮我开了一盏小灯。以后但凡我去加班，她都会这样做，虽然没有说过什么好听的话，我觉得这样就足够了。可能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就是这个意思吧！”

也不知道小屁孩能听懂多少，里面的意思他或许能了解个大概。

小屁孩的眼睛闪亮得像夜里的星光，咬咬嫣红的嘴唇，抬起头忽然说：“其实，那本家传绝学，我已经给了凌雪痕。”说完这句话，顿时松了口气。

“啊……”我惊讶地喊一声，确实出乎我的意料，刚才在大汉面前小屁孩还表现得很坚决，缓过神来我又说：“莫非凌雪痕……”

小屁孩大概知道我想到了什么，冲我点点头：“凌雪痕拿虎叔他们来要挟我，我只好给了她。”

我知道小屁孩“只好给了她”这几个字的含义，倔强的少年，最后取舍难的时候是种什么心情，尤其是他这么做还不能得到别人的认知。

我想起大汉那质问他的模样，就一阵心寒，要不是把他逼上了绝境，他也不会做这样的选择，想着想着油然生出一种愧疚感。

但转念想想反正又不是我做的，我以后要尽量对他好，从而弥补从前那个凌雪痕的错失。

小屁孩笑得挺难看：“给了她我反而心安了，从父亲把这本秘笈传给我以后，我就不能信任任何人，无论干什么都要小心翼翼，从来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后来父亲死了，我继承蓝山派，有很多人不服我，凌雪痕来之前，蓝山派内部也暴露了很多危机，不然也不会被她趁机夺了掌门的位置。”

所以才这么瘦得跟竹竿一样，还学着别人的模样勾引人，其实他对那件事根本什么都不懂，只是有要保护的人，什么能做的都要去做。

“父亲说过，蓝家那本秘笈练到最后一层极为危险，多次告诫慎重接触，直到凌雪痕出现我才后悔，还不如早点学了，万一成功了也不会有这么一天。凌雪痕想当朝廷的暗卫，无奈资格不够，千方百计想找些秘笈来辅助她的武功，我打听到她不久前曾为了更上一层楼，自废过武功，全身经脉必定还没修复好，再练蓝家秘本八九成会走火入魔。”小屁孩浮起一丝恨意，冷笑一声，“果然不出我所料，凌雪痕急功近利，最后走火入魔。”

我有点不理解：“凌雪痕走火入魔，为什么刚才男……你林师兄说我气息顺畅，没有问题？”



小屁孩想了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死而复活本来就很让人不可思议，当时林师兄检查过凌雪痕的尸体，以他的武功不可能分辨不出是死人还是尚有一线生机，何况你醒来以后身体居然一点事都没有……”小屁孩诡异地瞄了我一眼。

那种眼神，让我瞬间起了鸡皮疙瘩。

“你该不会是借尸还魂？”

我就知道会这么说，郁闷。不是借尸还魂，是穿越，明明我在现代还活得好好的，怎么会灵魂出窍，话说回来，如果我是灵魂出窍，那么我现代的身体会怎么样？半空中落下摔个面目全非？

“喂……”小屁孩大声叫了我一下。

我顿时打了个冷战。

小屁孩好奇地问：“你在想什么？”

我说：“你看到凌雪痕走火入魔了？”

小屁孩说：“没有，不过我看见她的时候，她已经死了，而且浑身上下一点伤都没有，不是走火入魔是什么？”

也是，一个武林高手，无缘无故死了，如果不是走火入魔，不是中毒，不是被人暗杀，那会是怎么死的？

反正死了就是死了，想那么多也没用，倒是现在我要怎么做？

我伸长魔爪，抓住小屁孩的肩膀，开口，又闭上，如果我把门派交还给他，我要怎么对外面的人交代？

如果我说我不是凌雪痕了，恐怕随之而来的麻烦会更多。武林人的试探，朝廷的盘问，得罪了哪方我都吃不了兜着走。主要是现在的情形太复杂了。

小屁孩红着脸，挣扎了几下，把我的手甩掉。

呃，我忘记了身在古代，有男女授受不亲这一说了。

我尴尬地咳嗽一声，眨了下眼睛，“如果……我放了他们，他们会不会向我寻仇？”想起大汉怒瞪我的眼睛，我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

小屁孩想了不到半秒钟，郑重地说：“会！”

我说：“没有什么能牵制住他们的吗？譬如有没有什么药，你和我一起吃，我死了，你也要死。”

小屁孩奇怪：“还有这种药存在？”

小说里有写！难道现实中真的没有？我说：“如果我说有这种药呢？他们会不会相信？”

小屁孩摇摇头，然后勉强地点点头。“别人随便怎么说都能听我的，虎叔恐怕是……”

不好糊弄。



小屁孩走了以后，我到处翻找凌雪痕留下的东西，几乎没有任何参考价值，只是床边有一枚白玉扳指，光滑的玉身，好像被人抚摸了无数遍。

凌雪痕，这个人真的很奇怪，说她追求名利吧，偏偏生活过得这么朴素。

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满脑子都是白天发生的那些奇怪的事，怎么也理不清楚，本以为自己睡不着，却辗转进入了梦乡。

我恍惚看见蓝玉站在一个三米跳板上，下面都是乌压压的观众，当他要起跳的时候，台下亮起来无数的闪光灯，他一个失误忽然就直挺挺地从跳板上跌了下去，所有人不在意间，已经殒落得像流星。

我猛然惊醒，天已经微亮，现在的我好像也站在了那个三米跳板上，脚下有更多的观众。自己孤立无援。

每个人都是孤单的，有时候不能被人理解，虽然身边有很多人，他们说的做的，不是自己想要的，真正需要的，却没法和他们说清楚。

没有一个人能完全理解另一个人。

我起身，穿好衣服，推开门，天刚亮就有人开始忙碌。门口，一个少年靠着墙，晨曦和露珠落在他长长的睫毛上，他忽然睁开眼睛，目光清澈如水。

还好有一个人能了解，因为我站的那个地方，他也曾在。

我说：“怎么在这站着……”虽然是夏天，可是早晨的风还是凉嗖嗖的。

风吹开他的衣摆，擦过我手背，湿



手一摸,手指间都是冰冷的水迹。

男狐狸笑笑:“在难过?”

我勉强回一个笑容:“想起以前的一切,心里不是很舒服。”即便是再冷酷的人,也有收拾自己感情的权力,何况我是一个平凡人。

男狐狸红艳的嘴唇一弯,这世上恐怕再难有人比他笑得好看,“能发泄自己的感情是件好事。”

这种安慰的话虽然听过很多遍,但是不嫌腻,小时候经常哭闹,年少轻易为情发愁,都被认为是孩子气,不够成熟的表现。大人物就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感情,风雨欲来而面不改色,才是气度。

男狐狸靠在树上,衣带随便垂下来,一副闲散的模样,眯起来的眼睛,让人看不到他内心。“年少可以轻易沉沦在人生中,或悲或喜,长大以后看着人挣扎在水深火热中,却仍有一份不愠不火的淡然,很难说,身在其中和隔岸观火哪种更好。”

会很容易喜欢上一个人,喜欢的瞬间,心里暖洋洋的,舒服极了,就是这种不成熟,才是真正的人生。“能不能讲给我听?”我认真地看着男狐狸,“把你的事,讲给我听?呃,我是不是太唐突了。”

男狐狸含笑:“能听到你这么说话,很高兴。”

好像以前认识我,我不是这么说话的一样。以前要认识也是那个凌雪痕,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可是我心里不知道为什么有一股淡淡的感伤,我故意去忽略,可它却越扩越大。

男狐狸笑笑:“突然身边发生了改变,谁都一样,会很迷茫,也许我不是像你一样来到了陌生的世界,可是我也失去了熟悉的一切,可是现在发现,比起以前,这样很好。”

为什么狐狸能轻易接受我来自其他世界这种事,刚准备深想,不知道怎么了,脑子混沌一片,反复试几次都是这样,这大概就是穿越后遗症?安慰一下自己,就放弃了继续思考。

他笔挺地站在那里,衣角和纷落的梨花一起翻飞,夹杂在一起,整个人自然而然散发出尊贵的气势,眼神不像平日里那样一成不变,有些动情的瓦解。“但是只要最重要的东西不变,不管你在哪里,只要还是你自己,就够了……”

是啊,不管到哪里,只要做我自己就够了。

男狐狸笑笑:“我们的处境现在变成了一样的。”

他说我和他一样,我第一次在这个世界上听别人说“我们”这个词,忽然间整个人觉得被温暖包围,眼泪不由自主地往下流,胡乱蹭掉眼角的泪,冲着男狐狸傻笑:“你说的对,不论我到了哪里,我都会好好生活下去。”



狐狸再站起来我忽然发现他高大了很多,那份慵懒不见了,只剩下淡淡的闲散意味。

狐狸每番出场我都要盯着他看半天,怪只能怪他长得实在太好看了。

第一眼惊艳,越看越好看,越看越耐看。不过和他相处时间一长越发觉得他本身就像一本书,种种扑朔迷离,在他身上有过什么经历都不足为奇。

费了半天劲我才挪开目光,还好屋子里没有人注意这丢人的一幕,我说:“我说说我的想法,你们觉得可不可行。”于是,我将我接下来准备做的几件大事说了一遍。

